

世說新語

冊二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
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

陳寔及紀並已見

客問元方尊

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
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
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
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
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
柏之志猶存世林旣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

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

林南陽安衆人父資而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確然

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

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謂承曰捉手請

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為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

其名顧吾今可為之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

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為之拜帝猶以舊

情介帝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

右文帝徵為直諫大夫明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感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

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

形於色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

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

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安者何邪羣起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魏志曰淮

原陽曲入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

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

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
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
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
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
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
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當并誅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
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折簡者也遂使人送我當不至
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我當不至
項城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
殺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
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
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
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
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
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
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
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謂淮淮不忍視乃命

道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借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隴畝好為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

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元直謂為信然先莫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

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也累遷丞相益州牧率眾北征卒於渭南魚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為軍司馬魏志曰

人治穎川陽翟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

宣王果大怒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

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

必辛佐治也晉陽秋曰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原

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

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為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

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幘巾幘婦女之飾欲以

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
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
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
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
千萬而屈於王人略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夏

高朗弘辯博暢正始中護軍曹爽誅徵為太常內知
不免弘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薨許允謂玄曰子

無復憂矣玄數曰元子宗卿何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
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

惡大將軍執政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玄誅豐
收玄送廷尉干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誅豐

聞也故及於難以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
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玄世語曰

辭為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玄正色曰吾當何
可屈而獄當竟夜為邪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

玄視之曰不當若邪鍾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玄
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

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西於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
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於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一
三一中華書局聚

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
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以為鍾毓可謂謬矣

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

不異舉
止自若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世

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
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

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本弟騫曰騫字

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本弟騫曰騫字

滑稽而多智謀仕至無騫諤馬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

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

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

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

也初封鄉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
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
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
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
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
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

行之決矣正使昭何所恨孔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
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
而出昭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於南闕下髦自
之出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無所問也當
充曰公畜汝等正為舍人成濟問充曰事無所問也當
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
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
門從官焦伯等而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
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
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劍
升輦率殿中宿衛倉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買充
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
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
暴雨雷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
電晦冥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志曰泰字玄伯
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
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公之寶晉紀曰高貴鄉
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告以
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此泰也子
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
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
吾更思其次泰曰唯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止
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止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四一中華書局聚

以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
垂美於後一且公殺君之事不可得殺也惜乎速斬賈充猶
厲聲曰秋唯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歸而自殺
魏氏春秋曰豈可使泰死
復發後言遂嘔血死

和嶠為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官頃似更成進卿試

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嶠晉諸公贊曰

南西平人父道太常知尚書太子少傅于寶晉紀曰

皇太子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于寶晉紀曰

曰季世多偽而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

朋黨之論弗願入也思文武之謂嶠曰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

進識弘新荀侍中往嶠對曰奉聖詔還對上曰默然

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

往觀察之既見疑稱數曰太子承德更進茂不於故

不聞之莫太子稱嶠為忠而欲灰滅最也按荀顗清雅性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閒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晉諸公贊曰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矣以別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况餘者乎濟自此被責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

恥之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祖少子也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贊注曰言一尺布

廣而不可縫而共衣一斗米粟可春而共食况以天下之

相容也它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預字

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父怒幽州

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亂常稱立德者非所

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

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

伎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預少賤好

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

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

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須臾和長輿

歸坐如初

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

語林曰中朝方鎮還

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時亦有裴叔則羊穉舒後至

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時亦有裴叔則羊穉舒後至

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秀字穉舒泰山

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
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類

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
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和嶠

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詔諛王

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
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

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

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

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
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

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晉諸公贊曰山該

子也雄有器識
仕至左衛將軍

珍做宋版印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
 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
 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
 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
 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
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
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
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
隨比送洛直天大熱郡送牛多渴死臺法甚重太守輒
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
亦死也奮大怒下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
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
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詰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雄曰
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鄰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

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

君反服古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

入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

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治齊王

皆施趙王倫篡位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

嵇紹為侍中詣問咨事問設宰會召葛旗齊王官屬

虛旃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董艾

等入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綏

汲令赴軍用艾領共論時宜旗等白問嵇侍中善於

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問曰今日

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

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

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瑛少子

書郎尚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抗字伯言吳郡

人號神君累遷丞相昌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瑋魏志

字性行而後言才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

至尚書位士龍失色雲別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

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

知鬼子敢爾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

獵見一舉弓而射即中麋倒而復起充逐之充不

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

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也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人即有酒炙數行崔示充得尊府君雖小然已見父

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父亡時莊嚴使充就東

手迹使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三日畢還見崔

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當留自

養君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當留自

須臾生人復家致衣相一襲悲喜推副知崔是亡人而如電逝
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
乍浮乍沒既上之忻然欲捉其手抱兒還充後與三歲
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訊女抱兒還充後與三歲
顯別并贈詩曰煌煌芝質麗何猗猗榮耀長幽時
減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
速皆由靈與祗何取贈余親金盃可頤兒愛恩從此
別斷絕傷肝脾充取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
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
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
通也充詰市賣盃高舉其價不欲售冀有識者歛
有之一果是婢謂充曰我姨由還報其女未嫁而亡家親
視之果是婢謂充曰我姨由還報其女未嫁而亡家親
痛之贈一金盃箸棺中今視卿兒甚似得盃本未可
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詰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
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其父兆先彰矣兒遂成
強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
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議者疑
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

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

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

進遂得免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

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夷甫庾卿之不置王曰君

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卿卿我自卿

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

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風土以為社有人

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

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

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

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

有鬼邪

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

從此言之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

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

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

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

祭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

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

中宗者納為夫人甚寵生簡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

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

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周王既入始至階

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

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

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

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

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

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宜

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

封哀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會

以何為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會

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

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

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

觀亦知名恢少有志問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

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

文彪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

父忱侍中楷仕至尚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別

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攸子衡字峻文仕于時

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

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哀兒婚永嘉流人名曰

人父衡博士哀歷侍中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哀子

吏部尚書吳國內史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

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

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

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

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

舍去鄧粲字仲智周謨字叔治顛次弟也仕至中護

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

物顛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

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

中郎因事誅嵩晉陽秋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

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十一中華書局聚

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

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勃海

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

討之奔至明日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

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

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

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坐稱

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

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

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儁辟充為

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遂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眾人為之失色由

是許東出為東海王文學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

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

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樂兄子少有名秦興中為騎郎蚤卒時為悼惜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

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

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

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已為後數

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

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

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

剛愎王平子何在顛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温太真

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顛曰君年少希更

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

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

荆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

伏勇士路戎等搯而殺之裴子曰平子從荆州下大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十二中華書局聚

楮馬鞭平子恆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荆州文武二十
人積飲食皆不能動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

手引大將軍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

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

太真所說温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

温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

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

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

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

帝言於衆曰太子子道有虧温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

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

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顓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顓避難顓曰吾備

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求活投身胡虜邪乃與
朝士詰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
邪有餘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

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

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

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

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

曰臺下云我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

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眾二萬濟自橫

江至於蔣山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

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

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

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
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

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

救鄭與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桓赤狄于曲梁賞桓子

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賞桓子

獲狄田子室亦賞士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

父奔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

術為阜陵令逃上無行庚亮徵蘇峻術

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術因衆坐戲語

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

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

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而為之曲三終匡

甲解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鄭玄曰鳩播穀也夏小

正曰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

時也善變而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謠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山崩

石自破高山峻也碩峻第也後諸公誅

峻碩猶據石頭潰散而逃追斬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為丹陽

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

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

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

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

為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為吳郡吳郡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陰人初辟中宗參軍敬康會稽山

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龜

左僕射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在御道逢匡術

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

為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

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

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

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曰頤字仲

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有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

讚侃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為荆州左遷侃過州侃文武昌廙而求侃敦聞大怒侃將莅廣州過

敦遣陳兵欲害侃敦咨議參軍梅陶諫敦乃止厚禮而陶非

頤也 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鄰明日

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

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楊州刺史

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

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 成帝初崩于時嗣君

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 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冲幼

乃立康帝

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

康帝登

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

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

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

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

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

再隆者冰之勳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

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

江曰恐不得爾

徐廣晉紀曰江彪字思玄陳留人博學知名兼善弈為中興之冠累遷尚

書左僕射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

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

范汪棊品曰彪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

庾相問訊甚至為

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

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

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

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中興

書曰温曾為徐州刺史温為將也桓甚有恨容劉尹

真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為

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

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

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彪之別傳曰彪之從伯導

幸可作諸王佐邪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作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謂入之處世當先當固執其貞正不踰皆此類

孫興公尚庾公誅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誅文曰咨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

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庾義小字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太和亮第三子拔尚率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文簡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

真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

喬豫州刺史父挺穎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記簡

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

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

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

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

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見陶胡奴為烏程令胡奴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

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飢自當

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已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

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己乃遄疾而去至

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劉尹時為會稽

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

便能捉杖打人不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

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

可以形色加人不温別傳曰温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桓子野

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

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蒙

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

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

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棗陽

太守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含臨海太守彦曾孫榮陽

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
晏若有餘桓公嘗謂眾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
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
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
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
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見諸謝皆富貴轟隱

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

王坦之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鄰上

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

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

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

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

輿書曰愷字茂仁歷吳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

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

律以詠入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

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

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年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

楷尚書侍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

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曠也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

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

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

毛安之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

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

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魏阼所以

不長謝以為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

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

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比下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

子曰此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

其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

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數小字也

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

素知名當世敬歷位內外簡退箸稱歷黃門侍郎

議騎咨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

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

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

州江夷之父也夷

字茂遠湘州刺史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

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

爽為黃門郎距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

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

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荊州刺

史後為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甯張

因正坐斂衽王孰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

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

即甯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

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

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

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

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善以教民

風行化

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棊

江表

雍字元

數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

志曰雍

累遷尚書令封陽遂鄉侯還第家人不

顧侯為入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外啓信至而無兒

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

客既散方歎曰己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

禮記

曰延陵

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

間孔子

曰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

焉其坎

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

肉歸復

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乎之也而遂行孔子

曰明會

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夏喪其子而喪

哭曰天

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

與汝事

夫於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

焉爾罪

二也喪爾罪一也喪爾罪三也於是豁情散

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

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

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

之遜引康不自安陰告安攝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

理辭內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

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

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

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

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誅康

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

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

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

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

一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

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以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

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藏榮緒又以爲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

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

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幼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

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

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

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

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

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爲譏

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戎亦不謝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

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

晉諸公贊曰楷息贊取楊駿女駿誅以楷

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收將害之楷神色不

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

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

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

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標擲其面

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

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王夷甫蓋自謂風神

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

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

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

遐與人圍碁馥司馬

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

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

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鬪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

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

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

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為范

陽王墟所曜墟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入

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尚布衣

之操為中外所歸太傅於眾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

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

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

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

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己欲以分謗王不為

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晉諸公贊曰魏字景聲河東人少通才從兄頽器

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

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
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

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

可全君雅志裴願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

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

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

初立琅邪諸王所居何所稍嚴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

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

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鎮壽陽與蘇峻反

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入田地地主多恨勒

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備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

史刺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簾

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

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曠於是勝

負始分孚別傳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

聚略無不同許晉百官名曰許璩字思文義興陽羨人仕至吏部侍郎璩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

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

哈臺大軒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顧和字君孝少

知名族入顧榮曰此吾家驥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五子治隗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

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嘗

隱慢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

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和

六年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名

掌記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

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爲潮

輦土爲塘因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未詳當送客過浙

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

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僮父來寄亭中晉陽

吳人以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僮父

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

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

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

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

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

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

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

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

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

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頽縱

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

峻陽尹為蘇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

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

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

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

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日火入二

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

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箸和

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

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

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陽

秋曰蘇峻作逆詔亮於陳檣三弟奔温嶠亂兵相剝

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

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

留阮蕃女字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

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氏

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

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溫與簡文太宰王暕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

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

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

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暕同乘至板橋

溫密勅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暕

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蹟大

司馬桓溫稱為鳳鷄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

正值收庾希家遷徐充二州刺史希彦司空冰長子累

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

大禍唯固三陽可以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

陽希自家暨陽及温誅希弟柔倩聞希難蒼不自安
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爲温所誅蒼不自安
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
以劭爲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

陽秋曰超謂温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明晨起

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

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

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

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風起浪

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

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

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卽承響

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安晉

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

大怒以爲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

官拜于道側在此位望者戰慄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

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

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

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

兵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

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

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

守在不爾於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

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盱未得前王便欲去

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就巖穴

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蔡子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

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

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

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

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

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

俱不介意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

柳入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

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

俊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

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

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

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

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

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謝太傅赴桓公司

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

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

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

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晉安帝紀

曰戴達字安道譙國人士少有清操恬和通什為劉真

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

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

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

舉止不異於常

續晉陽秋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

如圍碁夜還乃處分少曰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

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眾號百萬朝

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
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
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蜀
萬端牛馬驢騾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

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

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續

陽秋曰獻之雖不脩世以此定二王神宇賞貫而容止不妄

符堅遊魂近境堅別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

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僧

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為徐

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講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

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

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温至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年

粉絮東南行歷頰女至央星按泰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

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梧屬星云長星勸爾

一梧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哲慢戲之流文士傳曰哲字廣微陽平

元城入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未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為東氏哲博學

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晉書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會為麩賦諸文殷甚以為文甚俳謔三十九歲卒元城為之廢市

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中函中出之

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雋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混小字也

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王睹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與

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

與王敘寒温數語畢還與爭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

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

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

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鄱陽公主太子洗馬早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

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三一中華書局聚

識鑒第七

珍做宋版印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

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

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

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名可交許子將其在君乎按世

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

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

人固問然後子將笑曰治世之能臣亂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

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

為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

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

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書郎以與李膺等為季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為入好貨臧艾以父妾與颺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喾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虚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

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

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

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疆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

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讎也頗聞謝罪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

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

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

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

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傳

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驚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

求交於遐遐不納也遐遐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遐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

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

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

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

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

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

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後諸王驕汰輕邁禍難於是之曰山少傅名言也

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

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後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

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嘆濤掩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

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
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
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
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繼從舅羊祜免官
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
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
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
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
當朝世人有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滔字陽仲

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
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楊州潘滔初為太傅
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
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
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
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
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

山東與平原在平鄉里原上地中石日長類鐵騎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

胡象國中生人參葩甚盛于厚遇之入多而此

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入騎詣桑為

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

明正號死謚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

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

諫迺曰賴有此耳鄧粲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識

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

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

不見其大耳晉諸公贊曰璿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

武子仕至太保為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

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疆果有餘虞預晉書曰

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

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

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

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

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

王罔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

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闕人無望於

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

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中興

恢避難過江與穎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

號曰中興三明明時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明各有名蔡

荀葛清雅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

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
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

諸晉

公贊曰王玄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越辟
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乘中鳴

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

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

晉百官名曰朗

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
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

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

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

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

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

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

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鄧粲晉紀曰阿

也三周並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

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

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晉陽秋曰應

也敦無子養為嗣以武江州當人疆盛時能抗同

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王彬別傳曰

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

韻與元帝姨兄弟佐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

頭害周伯仁彬與顛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

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

之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懼命彬曰拜

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

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荆州守文豈能作

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

傳曰舒字處明琅琊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

簡素有文武翰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 彬聞應當

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含之投舒舒

父子赴水死昔鄙寄賣友見譏 况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

庾云試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

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

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人曾祖父宗吳司空

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

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

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

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入轉

勸學從事太傅褚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嘉問亮聞

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坐笑喜哀得嘉奇嘉為哀

所得乃益器之後為征西桓温參軍九月九日温遊
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吹嘉帽墮落温
戒之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
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箸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
嘆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温問酒有不好而卿嗜之嘉
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
肉何也荅曰漸近自然轉從事
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
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達善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

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

有确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樓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

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

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

翼弟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温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

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温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

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

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

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

刺史桓温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授桓温時簡

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温時簡

文輔政然之劉琰曰温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

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温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温

後果如憐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

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

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

宕渠竇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
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
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
少懸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温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
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
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

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郝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

虎視淮陰矣本車頻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都氏人也姓蒲祖父洪詐稱識文改曰符言己

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

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

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

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

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

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堅小

字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

立凶暴羣臣殺之而堅立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

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

告晉曰己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于時朝議遣

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

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

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三

中華書局聚

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氏賊

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

舉其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

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識局玄聞

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

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

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

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

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

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

兄弟也

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

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位第也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

恭父蘊王

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

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

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忱與恭為王緒所間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

難置郡于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

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

胤長又為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

尚書

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

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

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温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

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
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

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

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為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

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

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

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

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

代王忱為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
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

桓玄
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汝南先賢

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
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真治

國之器也為太山
太守甚有惠政
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採五
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
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
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
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
獻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
李氏家傳曰膺嶽峙
淵清峻貌貴重華夏

稱曰穎川李府君穎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
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颺颺如行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

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榦國之器正色

忠謇則陳仲舉之匹
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

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
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

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
榦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

恆撫髀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姦廢
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

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仰陵謝子微高才遠
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

郭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

入郡曹時袁紹曰許公族為濮陽長乘官還副車從騎將

皆不邪遂避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伐惡退不肖范孟

博之風曹張璠漢紀曰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

城聞滂高名皆解印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

也守邴原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

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

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

覽洽聞金玉其行苟欲學不須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

落曰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

之度請曰邴君所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乃覺吏欲追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少清明曉悟

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頌已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

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

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為掾不聞為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

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晉陽秋曰

戎為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

操入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

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

將軍辟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

元公配食宗廟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

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廟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一中華書局聚

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

傅蘭碩汪廡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

深遠玄會蝦濤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弈為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弈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舊族弈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嘆曰

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

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

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

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

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祕京兆太守

生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

生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

生歷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

宛若成人迺嘆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

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

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

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

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嘆服解音好

酒以卒山濤啓事曰吏部郎史曜不能移也若在官薦

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曜不能移也若在官薦

禮度濤舉以絕於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

意濤之舉阮咸固知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

迹外之意

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

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闊達

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河清太守族子籍類

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己知人多此類

著書十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

泰自漢元以來

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

字元夏沛國竹邑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毛一中華書局聚

有人父周魏光祿大夫咳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並
夏器人當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
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
也咳至左僕射言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

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

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

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

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

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温而已後聊試問

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

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

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榮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為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會看不甚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嘆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

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

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有

時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嘆服其德宇

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

城人幼孤為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舒字曰當出

為甥外氏成此宅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

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者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二

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中加博措閑雅

殆盡其妙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人射矣領

袖累遷侍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甚淵博贍於論難理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

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

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

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

年十三作鷗鳥水硯不好弄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語
緒先生復出矣弱不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
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
歸命世祖補臺郎建忠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
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
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
之寶不置

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

時之儁又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

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

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

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

坐言及吳士詢于蜀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

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

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屬俗信可結神才堪榦世

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

不交賓客誠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

長吳郡人誠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

世說新語

卷中之上

堯一中華書局聚

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

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同母之弟也儒雅有

俊才容貌瑰偉口敏能談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

能賦詩時人以爲頂託揚烏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

也俊命爲太子舍人清河內史爲成都王所害凡此諸

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

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

爲錦繡蘊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

幙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按蔡所論士十六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

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

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冲嘏

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祕書

友善並好以入倫為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劉邠

宏漢非王氏甥洛中錚錚馮惠卿名孫是播子略曰

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大宗正生孫八王故事曰孫

王所孫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

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

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

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

霧觀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

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

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靚青天

隸校尉順字曼長仕至太僕卿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

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

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

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

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歎嘗稱之每日郭子玄

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歎謂

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

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明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鳳也近將

汗人大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戎及倉庫處所入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

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
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伏處所糧廩運轉事無疑滯
於是太傅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
遂委仗之輿才長綜覈潘
滔以博學為名裴邈疆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曜
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宋 臨川王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世語曰渾

虛寡欲位至康子紹清遠雅正已濤子簡疎通高素

太予中庶子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咸子瞻虛

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

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初

為不安東參軍蓬髮飲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竹林

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御史戎子

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

九卒晉書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唯伶子無聞凡此諸

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

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虞

晉書曰琮字子躬潁川人太常峻弟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五澄別

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

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

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

王太尉云郭子女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

子玄有雋才能言莊老才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雋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

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數為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

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

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

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

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

汲郡人貞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參軍代

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

傳十年日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

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

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穆歷

吳郡太守封南鄉侯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

云趙家先猶有此本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

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入王故事

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愁延祖弘雅劭長

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

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中養聞數曰昔周時所盟

者秋泉飛此地也卒有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

也於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

母將何為乎每見國家救書謀反逆皆救孫殺王父

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

深謝鯤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其所以終可大亂斯起顧

王公曰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夷甫天形壤贊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數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

尋温元甫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州刺史卒官劉

王喬校尉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司隸

遊疇之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

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雋元甫

之清中中平一作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

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

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忼慨文士傳曰雲性弘靜怡然為士友所宗機清

厲有風格為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誦娶穎丞相

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數不為

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數積然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曰少為王敦所歎虞預晉書

穉范陽道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

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

州主簿情好網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

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

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為汝南太守為

徐州刺史復神既有豪才常忼慨以中原為己任乃說

率部曲有餘家北度江誓曰祖懷義士屢摧石虎復

不日復闕河南石勒為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箸鞭耳

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逃曰此必

為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居名士傳曰數雖

起有為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數常默然故憂喜

也至

王平子邁世有雋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

絕倒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于理會

之問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焉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自多

於邃也王舒已見王邃別傳曰邃字處重琅邪人舒弟

射舒遂並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閒夷甫澄見語卿知

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

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

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

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便一作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

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顛為荊州始至而建平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

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箸高坐傳曰庾亮周顛桓

披衿致契曾為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

稱卓朗於是相始咨嗟以為標之極但宣武嘗云少

見和尙稱其精神淵箸當年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也王應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盼也晉大夫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

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

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

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

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澄別傳曰微邁上有父風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虞預書曰戴儼字若

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司將軍為王敦所害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之峯距常壺別傳曰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父粹太

屏迹王難鄧粲晉紀曰蘇峻作亂率眾距戰父子二

俱死王難鄧粲晉紀曰蘇峻作亂率眾距戰父子二

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壺厲色於朝曰恃禮傷
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坦為侍
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語林曰孔坦為侍
中密啓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
之駑痴耳當若下望之此言殊有由緒故聊察之耳
思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按王氏譜羲之當不

減阮主簿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

其專

世目周侯疑如斷山晉陽秋曰顛正情疑然雖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日有客公頭鬢未

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

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

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世語曰淮字始立

彪祖修有名前世父囂與軍校尉淮元康末為冀州

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

事規意消搖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洽猶以其名
士惜而不遣召為軍咨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
欲以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位望殊為陵遲卿
事未施行而卒時年二十有七矣

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

來此是君坐何充已見

丞相治楊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此爾

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嘆晉陽秋曰充導妻姊

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
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

王丞相拜司徒而嘆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

曹嘉之晉紀曰嘯有重名永嘉中為閩鼎所害司徒
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

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又交
馳述獨蔑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王丞相以其

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嘆賞

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譏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

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淮有六子曰喬髦朗琳俊

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庾公每追嘆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琮字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

千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與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綏歷驃

史騎長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

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

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徐江州本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鄉人通

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輿縣令譙國桓彝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

船憂邑上岸消搖見一空字有似廨署彝訪之云與

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

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

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哀晉陽秋曰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

死終為諸侯上客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

峻甚暱之以為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

頭是寧之計峻敗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

不可以致哀晉陽秋曰杜弘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

卒成帝納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穉恭為荒年穀庾家論云是

文康稱恭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玉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

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江左名士傳曰又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語林曰有

人目杜弘治標解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為碑文云拔萃國舉倪庾倩小

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温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

與謀反之而誅之

庾穉恭與桓温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

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

不者也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

之高選為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

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不出門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為太常劉

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

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

問曰王濛子脩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疊疊為來

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

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

徵召不至雖彈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徐廣晉紀曰述貞審真意不顯

桓温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與庚亮牋曰王

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

無所後文章志曰義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陽秋曰浩善

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嘆云己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

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為

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

堂復何為簡選王曰非為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謂

入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己

必無也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彰從弟有才器與從兄道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雋于時

之傑

沉有顓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

黃門侍郎

孫興公目之曰沉為孔家金顓為魏家王虞為

長琳宗謝為弘道

伏弘道字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

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

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

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濛濛別傳曰濛濛之交物

虛己納善怒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脩小

潔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適上歎林公器朗

神儻

支遁別傳曰遁任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

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

劉尹別傳曰悛

既令望姻婭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

宿物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擇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

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

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

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筆瓢陋

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

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適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

器備秀善自術曜故致有時譽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九一中華書局聚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悛字思悛

陳留人僕射悛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

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姊於路賦詩續晉陽

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繆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王應

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鯁通簡有

識不脩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

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

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

以下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沖母后臨朝

蜀洛之勳擅疆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

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温知意

甚忿焉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義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

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桓詣謝值謝梳

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

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

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悅子以告宣武

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

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温集載其平

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

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

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尚自然

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招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温時在姑孰桓公遙

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為後進冠冕也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衛氏譜曰

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

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

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別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

比袁曜卿憐比荀奉倩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

聽王又曰自是鉢釘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恆尋遁遇祇洹

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塵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衆僧向高

坐者是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

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稽叔夜琴賦也劉惔

真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暹

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太宗雖衰魏氏

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

陳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類秦書曰釋道安為慕容

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

渡江至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

揚土焉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每與周旋行來往各勝

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

壘曰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為汰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

起名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

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二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

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賓郗超小字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

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共商

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為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

產琅邪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者之字脩載琅

邪人荆州刺史廩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脩之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尚年長於

淡神穎風彰而曰北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

世務以高尚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郝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

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為一代盛譽者語曰
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鄰嘉

賓其語小異
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鄰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

生活鄺及弟淳從灌並
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

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穉同
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暢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

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
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暮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

坦之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
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
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
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修齡王胡
之小字也劉

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
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徹朗晉諸公
贊曰祖

約少有清稱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性王濛別傳曰濛和暢能清言

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

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荀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打

謝胡兒著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胃東平壽張人少以

高亮義正稱為尚書左丞有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準繩操為石勒所害贈太尉

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知名

魏朝為治
書御史

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

我父唯舅是許允壻岳集曰壻為成都王軍司馬岳

受之父母我義王侯中外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秋晉陽

鄧攸既棄子遂無復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

與穎川荀羨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曰吳

為四姓三國之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雖簡

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

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

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鄰共叉手語達于將旦

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

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鄰賞對夜以繫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

勿以開美求之中興書曰九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

部尚書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

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羊麟因酒醉撫

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

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

重之況真長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

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鄰容之王謝不通王神意閑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西中華書局聚

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

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

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

得身正自調暢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悒

悒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王忱並已見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

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

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

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

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

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雋才美譽當時聞而造

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瞻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

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

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

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

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執

觀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戮

力明時復何憂哉忱以為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

具言之悅每欲問恭乃於王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

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惋憤謂忱為構己也

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
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常
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

疎恭正亮沈烈忱通明誕故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與書曰

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為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

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

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

先後蔡伯喈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圍人通達有雋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任

至左中郎將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

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為之語曰不長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

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沉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

高操海內尊而稱元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

等相與劉佑杜楷趙典為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

俊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

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疑論乃定也未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

吳並會閬門與士元言還見陸績文士傳曰績字公

博學多通龐士元長於績共為友仕顧劭全琮

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

或問如所自陸為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

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

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

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

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

物齒自非文樹頰頰吐脣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

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

郡庶幾及四方人而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

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

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

先有信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為氏瑾少以至孝稱累

遷豫州牧六十人卒魏志曰誕字公休為吏部郎人

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

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

刺史鎮東將軍誅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

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

在吳吳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

相見反無私面而又容貌思度時人服其弘量

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

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陳與秦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

方陳謚逸士傳曰靖字叔慈穎川人有雋才以孝著

爽亦有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

年五十一終時人惜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或字略曰

若穎川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或為人英偉折節待

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

謚曰敬侯以其名荀顗方陳泰晉諸公贊曰顗字景

德高追贈太尉荀顗方陳泰

思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祿大夫晉受禪封臨

淮公典朝儀刊正國式為一代之制轉太尉為台輔

禮教卒謚康公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

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

太子率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

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七 中華書局聚

顧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

頤樂廣友善遣見之頤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

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

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

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匝

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儻荀爽明有遠意髦字士

彥清平有貴識並為後出之儻為裴頤樂所重晉

諸公贊曰喬似淮而疎皆為二千石髦為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人祖

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

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王隱晉書曰周

人祖斐承寧少府父隆州從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

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方叔拙於用長晉諸

曰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累遷國

子祭酒洛陽將
沒為賊所殺

王夷甫云閻丘冲荀綽充州石冲清平有鑒識博學

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蓋世然聞義不

感當世蒞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

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

不釋弦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

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為侈不以為儕至於

白首而清名令望不渝於始為光祿勳京邑未潰乘

車出為賊所害優於滿奮郝隆始高平人為入通亮

時人皆痛惜之 義隆應檄稽留為參軍王遂所殺起此三人並是高

才冲最先達充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

猶以冲之虛 貴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

有識伏其約而能通以太尉王夷甫一 世龍門見而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 故王中郎作碑

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

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

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

嵩第二處仲第三數以澄敦莫己若也及澄喪敦敗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性

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若斯後度江左不能

復爾王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顛王

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

虞光祿傳曰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驪曾孫右光

祿潭兄子也雖機榦不及潭而至行過之歷吏部郎

吳興守徵為金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

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愉已見會稽後賢記曰

徒固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

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

會稽三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為大郡

然象以齒喪身後為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

虞光祿傳曰夔未登台鼎時論稱屈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

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顛比臣有國士門風鄧粲晉紀曰伯仁清

正巖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

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八王故事曰胡毋輔

王澄庾敷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答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

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

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敦自謂右者在己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嗟虞預晉書曰嶠厚自

封植巖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

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

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鯁曰論者以

君方庚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

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鯁與王澄之

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

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鯁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

敞比温忠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

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

牽顛比按顛死彌年明帝乃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

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晉諸公贊曰夷甫性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

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未詳

宋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

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

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王述猶

卜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

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

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

乎同

世論温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

物第一將盡之間温常失色温氏譜序曰晉大夫卻

太原祁縣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

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干一中華書局聚

意如輕詆或清言析
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充晉所曠庸

雜以此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

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聞何

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
何為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

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惜別傳曰惜字方回高平

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曠罕交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

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

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

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
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愁叔夜僞傷其道理本真率巧則

乖其致道唯虛澹備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陽晉

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統

為武帝親幸攸惡勗之仗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己且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

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

皆歸心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會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統又曰

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勗統間己憂忿不知

所為入辭出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王名過

劉毅聞之故多謂立惠帝為重桓温曰不然使子繼終身稱疾焉

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北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輿隸且知其若此况

宣武之弘備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

當以識通暗處選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

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

如曰温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桓温何如曰

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

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泔泔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

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

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

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

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温

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温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入參朝政劉

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

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

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為揚州欲以抗

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

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己見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

遠歷侍中廷尉卿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儉黃門侍郎巖

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為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居然自勝

言奉任天真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

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論語曰微

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于諫而死于管子曰殷有三仁焉

乎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曰未仁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共

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

曰弘治膚清衛虎弈弈神令王劉善其言字虎衛玠別傳

曰永和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

名士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

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

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巖也孔思未對反

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

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

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

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

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

公贊曰趙王為相國取重為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

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

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中興書曰義之

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多脩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

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三一中華書局聚

所造作世
始嘆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

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

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雋才其談詠虛勝

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

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興書曰

州氏羌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

衆入頽以援洛陽萬矜豪傲物失士衆之心北中郎

郗曇以疾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向還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

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書

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

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也自非

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

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

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

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

大司馬官屬名曰劉爽字文時

彭城人劉氏譜曰爽祖昶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爽歷車騎咨議長沙相散騎常侍

劉答曰卿

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

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

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

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

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

謂能多出有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

子也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

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

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將軍祭酒王窟其爲娛

安余歡心之賢共送往澗中西大將軍宴酒王窟其爲娛

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以載中懷或不

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

者入官號斗感性命又寫詩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

之世凡三十五人吳王師議曰蘇則中侯始平武功蘇紹

百人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濤啓事曰愉忠義有

劉尹曰庾中郎雖言不悖悖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

名士傳曰數類然淵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弈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

祖楚風仕潤於林道陳達別傳曰達字林道穎川許

至餘姚令

達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

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

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

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郝嘉賓道謝公造鄰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

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

公以嘉賓言為得凡徹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儔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

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

王諱之小字也王氏世家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

念與桓温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

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郝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

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

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疊疊論辯恐口

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恆如有

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相如史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

王欲急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拜上使趙

在廉上曹蜎蜎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少府

至尚書郎李志晉百官名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

陽令志仕至員相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

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獐貉噉盡言人皆如曹李

下無姦民可結繩致然才智無聞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

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與書曰君家道衛君長云

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

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

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殷羨言行曰時有人稱庾

宗本槌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

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威戎伶朗達有備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

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

陽秋曰坦之雅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

譜曰操之字子重義之第六子子敬寒温而已既出

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

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

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

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義之書勝不莫

能判有問義之問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

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

劉之標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

不能逮直不逮

言濛質而淡文也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冀小郤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并丹

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

北京師五王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不得

能而美膳故來相飯葱菜以觀其意出盛饌曰起左侯

進輦越騎笑曰聞榮紂駕人車此所謂不車者邪侯即

去輦越騎笑曰聞榮紂駕人車此所謂不車者邪侯即

時疾松自將醫視丹之病愈久之松門失大男磊丹一往

顏得與丹四賓客滿廷丹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

莫得與丹四賓客滿廷丹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

氣披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顯譏輦車左右失

長如初為郎事景帝梁後孝王來朝從遊卓王孫鄒陽等

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當壚相如奔之俱歸成滌

器市中為事終于家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

鼻居市不賦其狀託疾避官蔑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

恪之仕黃門侍郎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

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

殷不及韓故殷作誅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

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謚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

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

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

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

也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

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羲之而言勝胡之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

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

也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

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

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

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櫛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櫛梨橘柚其

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

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

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

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更

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

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

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

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

敕免罪史記滑稽傳曰漢武帝少時東武侯嘗養

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

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

說乳母乃先見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勿去數還顧

乳母知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

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邪尚何還

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毋徙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

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

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

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漢書曰京房字君明

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

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

何為卒任不肖以至於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

臣厲疑之悟而任豎刀趙高政洽日亂邪上曰唯何道

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

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

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

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惟幄中者房指謂石

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

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

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

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

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暮已久矣

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吾不取也奮衣而

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作所許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

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

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

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

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

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

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

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

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字公明

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

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豪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

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為

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

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而語初尚不論易中辭義何邪

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

著思交亦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

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向故輅曰

鳴鵲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况

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

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

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

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寧然

非卜筮之明也今君侯少畏山岳勢若雷霆小望雲

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長威者眾殆非小心翼

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之而集之焉位峻者顛

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之害虛

滿雖相受溢則有竭也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

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

天上曰大壯謙則哀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

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之義則三

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

者見不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疎

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

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

曹爽輔政識者

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
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
長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嗟浮萍
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

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

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

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感謂不能親政

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

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

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

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後處決太子官屬大會令

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

太子不學陛下所代太子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
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
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

尚入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遂死于几下故懼

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仕

太守水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

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陽

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

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

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

儻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

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又第

三取樂安任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

窗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
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穿儉約

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

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

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敦又稱疾不朝鯤切雅正皆此類也

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

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

乃服仗民望以從眾懷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

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

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

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

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

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闓葛洪富人張昭孫也中興書曰闓晉

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至廷尉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

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搗登聞鼓猶不被判聞

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循別傳曰循字彥

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

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

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

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

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

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

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郝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

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誠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宅言臨還鎮故

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郝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

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

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

京請吏部郎陸邁與俱

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

太守尚書

吏部郎將至吳密勅左右令入閭門放火以示威

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為亂階

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

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

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入矣時人以為知言

有人詣之索美

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

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為漢高魏

武何如

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

一坐莫答長史江廓曰願明公為桓文之事不願作

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為桓宣武從事

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含

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

中興書曰尚為建

羅既至

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

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按襄未死之前

安猶未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

曰珉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殷覲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春秋公羊

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覲別涕零屬

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

曰殷仲堪舉兵覬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

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

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

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軍中漢八年封鄢陽

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

于洞庭之神靈乃封俗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

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居其下或云

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

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

北眺此山二十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

能敘直嘆其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

奇而己矣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
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
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
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
整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東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
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
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為
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
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
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

延父又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
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

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
平北將軍坦之弟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

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第
緒有寵於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

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眄恭抗表討之車胤
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

死尉賜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歟歟曾不

慮獄吏之為貴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

百萬之軍安知獄吏之為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

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

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所蒞之

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

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

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弘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

才學思翰魏武為丞丞相辟為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

反覆教豫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知必有

紙次事必教出相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之已而風吹

脩所白甚有帝所終亦是

人餉魏武一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
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
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
婦外孫顰白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
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
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
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顰白受辛也於
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
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

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肝乃投瓜于江存

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悲憐其義爲之日瓜偶沈遂自投

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爲之日瓜偶沈遂自投

修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

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

第四車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

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

裨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

帝心同衆伏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爲丹陽尹

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

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

本此作噉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

吏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温嶠不容得謝

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人多勁悍號

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使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

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

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

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

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

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暉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真等嚴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

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溫小字中興書曰溫字伯道溫長子也任至豫州

史刺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

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弈弈

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

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簞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齧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簞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爲

祿阿鰥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爲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

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

並七歲

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

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

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

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複幘兒云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

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

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

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

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

武別桓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温弟也累因指語南郡

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

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

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
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
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

楊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嘆其

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

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之云松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

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

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鄧粲晉

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大將軍自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

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武士

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

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
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
語阿黑敦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
千兵掣腳令上王聞之而止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及季
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

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

豐瞻少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

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又殷浩諸人盛名冠世

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

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温友善相期以

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

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荊州
雅有三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龍授不陳力竭誠何
以報國雖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
乘減當此州悉其帑實成衆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
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衆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

舉直指魏趙軍次大會議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

襄陽耀威漢北也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眾屬目其氣十

倍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

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

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

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

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

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并李之實三咽而後

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拊爐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

其兄生鵝者仲子嚙頰曰惡用此鵝鵝為我後母殺

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早中華書局聚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

豁別傳曰豁字明子温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

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

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

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

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

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瘡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

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逵為西中郎都下諸人共

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

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

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眾號孫郎平

定江東為許貢刺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

如越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
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閒語
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

畢而薨年六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兮載

雲旗離騷九歌少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

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玄

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

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

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